

我们同生共死、彼此信赖

我们是国家武装力量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

特种部队只有一个功能——杀敌！

刘猛
★
作品

如临大敌

长篇军事小说
RU LIN DA DI

新军事文学教父，中国军旅小说第一人，刘猛倾情奉献

揭秘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狙击手成长计划，还原特种部队最真实的作战生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如临大敌

刘猛作品

RU LIN DA DI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临大敌 / 刘猛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4
(铁血系列)

ISBN 978-7-5502-3853-4

I. ①如…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4446号

如临大敌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牛炜征

徐秀琴

特约编辑: 孙小波

王亚松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杨祎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9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9印张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853-4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谨以本书
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部队
以及
我永远的大哥 James

James——福建人，生于1963年，80年代末期出国加入法国外籍兵团。他是法国外籍兵团第一个华裔狙击手，也是第一个华裔军士长。退役后加入EO（南非战略资源公司），转战世界各地。他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波黑维和、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行动，是出色的狙击手、指挥官和军事教官。

2004年他为联合国刚果维持和平行动服务，同年3月10日，他所乘坐的运输机被反政府游击队防空导弹击落，以身殉职。

第一章



1

孙守江永远也忘不了 1996 年那个夏日的夜晚。

伴随着山谷中传来的一声巨响，黑暗的山谷瞬间变得如同白昼。剧烈的爆炸顷刻间颠覆了整个山谷，被引爆的数吨炸药和弹药如礼花般绽放，恐怖分子深埋在地底的秘密军火库在不到五秒钟的时间里彻底飞上了天。一股浓重的硝烟味混合着泥土粉尘的味道扑面而来。

孙守江迷彩脸上的瞳孔瞬间被放大，以至于他在之后的三秒钟里什么都看不清楚，眼前只是一片耀眼的白光。

“他妈的，怎么提前引爆了？”带队的干部是很年轻的上尉林锐，传说中逃兵出身的特种兵军官，狙击手集训的主办单位“狼牙”特种大队的连长，也是集训队的队长。据说他执行过多次秘密任务，有很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第一个反应过来脱口爆骂。

负责爆破的是“猎豹”大队来的一个排长，军校刚刚毕业还没正式授衔，所以也就没戴他的红色学员肩章。小排长握着引爆器，都快吓哭了：“我太紧张了，我太紧张了！手心出汗打滑了！”

“妈的！”林锐一脚踹上去，“你这个熊样子，就别丢狙击手的人了！——准备火力掩护！把他们接应回来！”

孙守江和身边的集训队员们这才反应过来，哗啦啦一起举起手里的 85 狙击步枪，在荒芜的山头上准备射击。火力支援小组不是集训队的队员，都是“狼牙”大队的老兵，其中小一半是参战过的老志愿兵，二话不说就架起了轻机枪和 40 火箭筒，准备开打。

爆炸掀开了山谷，也掀开了战斗的序幕。

军火库在谷底，营区却在山腰。没被炸死的恐怖分子基本被炸蒙，无头苍蝇一样跑出筒易窝棚，一边叫喊一边四处乱开枪。他们都是使用的 56 冲锋枪，所以火力是很猛烈的，跟崩豆一样的枪声就响起来。

孙守江觉得自己腿肚子有点转筋，好像全身都不听使唤。子弹很近地从钢盔上面飞过去，也落在自己面前的石头上，火花乱溅。他把身体趴得很低，抱着85狙击步枪，恨不得干脆钻进石头缝里面去。作为士兵出身的特种作战排排长，他已经习惯了枪声，但是这一次——不是靶场，不是演习场，而是……实打实的战场！

“听我命令再开枪！谁也不许再给我瞎紧张——”

林锐怒吼。

集训队员们就抱着狙击步枪卧在各自的射击位置上，纹丝不动。按照孙守江的理解，一半是命令，另外一半是给吓的。参加集训的队员都是没有实战经验的，虽然都是骨干，甚至不少是排长连长，还有一个是副营长，但是都是正经的和平兵。估计跟自己一样，除了打靶就没打过实弹，更没体验过子弹从头顶耳边唰唰过去的滋味。

虽然大家脸上都是黄黑相间的迷彩，但是肯定都是煞白煞白的。

林锐倒是十分冷静，他拿着望远镜观察下面的动静。乱打的子弹就从他身边头顶耳边擦过，他仿佛一点感觉都没有，倚着大石头继续观察着。

爆炸还在继续，但已经是余威了。

两个敏捷的黑影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面。

林锐一下子瞪大眼。

两个手持81-1自动步枪的黑影敏捷地在弹雨当中奔跑着跳跃着，飞速往这边跑来。后面，恐怖分子已经稳定了阵脚，发现了他们俩，开始追着射击。他们的枪声很有章法，都是点射，好在四周已经黑暗下来，所以要打这两个显然身手非凡的黑影不是那么容易。

十几个恐怖分子已经开始追赶，就在他们身后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林锐放下望远镜：“他们回来了！狙击手准备！给我注意了——他妈的看清了，拿81的是自己人！谁他妈的手再瞎哆嗦，伤了自己人——我毙了谁！”

这话显然不是开玩笑，集训队员们都感觉到了他的杀气。于是纷纷操起狙击步枪，通过夜视瞄准镜开始进行瞄准。孙守江手忙脚乱出枪，右眼贴在瞄准镜上，就看见那俩兵跟兔子一样飞奔过来。

跑在头里的高个子兵靠在山腰的石头上，对下射击。矮个子兵就紧跑几步，找到自己的射击依托物对下射击。高个子兵就起身往山头跑，周而复始。俩人都很冷静，显然没有把腿吓软。两人的交替掩护撤退天衣无缝，身后就是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却跟做军事表演一样控制着场上的战斗节奏。

“哈！我发现俩打仗天才！”

林锐笑了，举起手里的狙击步枪：“听我枪声——把这帮兔崽子干掉！”

集训队员们举起狙击步枪。

高个子兵和矮个子兵要通过最后的一片开阔地，他们在石头后面会合。

林锐举起狙击步枪，扣动扳机。

跑在最头里的一个恐怖分子跟沙袋一样栽倒，滚下山坡。

身边的枪手们噼噼啪啪开始射击，都是各个部队的神枪手，就算没打过仗，也是子弹喂出来的。所以这一阵射击过去，追兵没活的了。两个兵就起身飞奔，跑上山头。

“妈的——”矮个子兵痛心疾首，“差点儿要了老子的命！谁干的？！为什么提前引爆——”

高个子兵就拉他：“什么时候？吵这些有什么用？！”

矮个子兵就把话咽回去，捡起自己放在阵地上的狙击步枪上膛。高个子兵不是个兵，是个少尉，他对着林锐：“队长，我们回来了！”

林锐就笑：“回来好！回来好！没伤着吧？”

少尉：“没有！”

天边打起红色信号弹，接着是隆隆的马达声。

林锐：“武警马上要来清场了，我们撤！”

火力支援小组的四零火箭筒和轻机枪一阵猛干，打得下面落花流水。集训队员们按照预案分组交替掩护撤退，陆续离开狙击阵地。大家都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兴奋和紧张，都是全神贯注。

马达轰鸣，步兵战车队伍从山谷两端开进。埋伏好的边防武警跟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开始对山谷进行最后的冲锋。

这个盘踞上百名恐怖分子的边境秘密营地，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灭顶之灾。西部边防武警部队进行这种围剿战斗是轻车熟路，他们跟陆军特种部队狙击手集训队的弟兄擦肩而过，都是脸色冷酷。跟还带着初战的兴奋和紧张的陆军兄弟相比，反而显得更职业化了。有没有战斗经验，真的是一目了然。

陆航的直升机已经在空地等待，螺旋桨还在转动。孙守江跟着弟兄们上了直升机，自己觉得腿都是软的。林锐开始点名，这个时候他不能大意，这帮队员是他带来的，他得带回去。他点到最后那俩兵：

“韩光！蔡晓春！”

少尉和那个矮个子下士同时高喊：“到！”

林锐拍拍他俩的肩膀：“好样的！你们安放炸弹位置准确，时间比规定的还提前了一分钟！好险！好样的！这要是战争，我给你们请功！”韩光和蔡晓春笑了，迷彩脸上露出一嘴整齐的白牙。

“队长，是晓春的功劳。”韩光就笑，“他负责警戒，看时间。”

蔡晓春就笑：“别别别，是排长指挥得好！是排长指挥得好！”

孙守江看着韩光，韩光笑着望向他。

孙守江眨巴眨巴眼：“你就是韩光？”

韩光笑：“是，‘山鹰’特种大队一营二连一排，韩光。”

孙守江笑着伸出右手，一嘴东北话：“‘黑虎’特种大队三营一连一排，孙守江！老早就知道你了，你老出名了！我在军报上看过你的报道！你是全国青运会射击冠军，放弃入选国家队的机会上军校！我当兵的时候就知道你，我们指导员还让我们全连学习你献身国防的精神呢！我正经写了八百字的学习心得呢！”

“那是记者瞎写的。”韩光苦笑。

“我们排长不光是枪打得好，各项训练都响当当！”蔡晓春在旁边笑着说。

“别拿我开涮了，刚下连的时候你不是差点把我给收拾了吗？”韩光说。

蔡晓春一本正经：“是啊，本来我们这群老兵准备给你弄个下马威，没想到——被你给收拾了！”

直升机在大漠的上空飞翔，带着这群刚刚经历过实战考验的士兵们飞过西部的高原荒漠，飞向遥远的拂晓天边。他们虽然号称是中国陆军精锐中的精锐，特种部队中的佼佼者，神枪手，骨干狙击手……

——但是，这却是他们第一次开枪打人。

也就是说，第一次杀人。

2

天亮的时候，集训队的队员们都觉得恍如隔世。昨天晚上还穿着土黄沙漠迷彩服卧在西北的戈壁滩上朝着200米内的人头开枪，今天早晨就换了丛林迷彩服卧在靶场上朝着800米的胸环靶开枪。

枪还是一样的枪，人还是一样的人，子弹也是一样的子弹，但总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谁都说不清楚。

韩光和蔡晓春排在孙守江身边，都是一人一杆85狙击步枪，全身迷彩满脸迷彩，老老实实在打胸环靶。这是来到狙击手集训队的第三天，第一天大家还没熟悉，就被连夜拉到一个空军机场，搭乘军用运输机运到西北实战去了。第三天5点半一起来，连话都没多说一句就开始训练了。什么都没说，一人一箱子弹，1500发开造。

林锐站在他们身后的一辆伞兵突击车上，拿着高倍望远镜观察他们的射击弹着点，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他面前趴着的三十多个集训队员可谓是中国陆军特种

部队神枪手当中的神枪手，人人拉出去都可以是射击教官。但是到了他手下，要检查的是最简单的胸环靶卧姿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800 米的距离可不算远，所以枪枪中靶是肯定的，所不同的是弹着点的散布不一样。这跟个人习惯有关系，也跟温度、湿度、风速等有关系。

这是位于东南沿海的狼牙特种大队基地。1991 年东南战区组建特种部队以来，这里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最早这里驻扎的部队是一个炮兵教导团，1985 年在百万大裁军当中撤编了，所以遗留下很大的一块炮兵靶场。狼牙特种大队组建以后，原来的炮兵靶场就被分割为各个不同的轻武器射击训练场和特种战术训练场，穿着迷彩服的战士们远远看去跟迷彩色的蚂蚁一样跳上跳下，枪声和爆炸声此起彼伏，间或有直升机降落或者起飞，搞得很是热闹。

海湾战争以后，中国军队开始转换战略思维，从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转换成为应对未来高科技局部战争。特种部队在越南战争时期的崛起，到以后越战后时代的辉煌，成为中国陆军精兵战略的研究和建设方向。正规建制的特种部队相继在各个军区建立起来，但是毫无疑问狼牙特种大队是全军特种大队的榜样。服气也罢不服气也罢，狼牙特种大队的飞速发展在兄弟部队当中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总部和军区首长也非常重视，每年都会送一批青年军官出国到国际著名特种部队受训，逐次回来的青年军官成为特种部队现代化建设的种子。狼牙特种大队也逐渐成为不挂名的特种部队培训学校，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也建立起来。

狙击手集训队是总部组织的第一次针对战略和战术狙击的骨干培训，林锐比很多受训骨干都要年轻，却是当仁不让的集训队长。在狼牙大队的青年军官当中，他的素质最全面，实战经验丰富，也是公认的军政双优。

狙击专业教官严林中校懒洋洋地坐在车下的草地上，跟几个兵玩斗地主，耳朵听着枪声的节奏。

林锐下车，把望远镜递给他。

严林摇头：“不用看了，谁用心打枪，我听得出来。”

“有那么神吗？”林锐笑。

严林诡异地笑：“山人自有妙计——枪在真正的狙击手手里，不是一件武器，而是一件乐器。他的心里有节奏，所以枪声也会有节奏——左手第七个，是这里枪感最好的。他的靶子，我敢说弹着散布点最小。”

林锐看看。

第七个是韩光，他的枪声确实是有节奏的。

林锐拿起望远镜，韩光的靶子上，弹着点在 10 环和 9 环，是一个分布均匀的圆圈。

“他在根据风速调整射击，我们现在给他们用的不是狙击步枪专用子弹，很容易

受到风速和地心引力影响。”严林边说边出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在借助射击点和靶子之间的杂草做参照物。”

“他原来是射击运动员。”林锐说。

“我原来也是——但是射击队教不了这个，男子步枪项目没有800米的靶子可以打。”严林说，“我们现在的部队训练也没这些内容，他是自学的。”

“他的综合素质表现也不错。”

“一个职业狙击手，需要具备的军事素质很多，这是个好苗子。”严林出牌，“他旁边的左手第八个，枪法很好，但是心态浮躁。”

林锐看过去，是蔡晓春。

“他的散步点也很小，但是不均匀。”严林说，“他心里没节奏，是个神枪手，但是不算优秀的狙击手。”

蔡晓春还在瞄准射击。

“他跟韩光是一个排的。”林锐说。

严林笑笑，抬头：“所以他在比——他不是在用心打枪，他的心都用在了赢上。有韩光这样的排长，他的枪法好也是正常的。因为他骨子里面不服输，我看过他的资料——自从参军以来，他就是神枪手。虽然他俩是战友，但是这种比也很正常，比比提高得快。不过他的心态不稳定，不适合做第一狙击手。”

“严教，你是最近改半仙了？”林锐纳闷儿，“怎么跟算命似的？”

“这是天分，你没那个天分。”严林笑着指自己的脑袋，“所以你是天生的突击队员，不是天生的狙击手。”

“严教，你要是转业就去当算命先生得了。”林锐笑骂，“从国外受训回来，就整天神神道道的。是不是被哪个中东大妹子给搞晕了？”

严林笑：“我可是有孩子的人啊！别胡说！”

林锐：“起来起来，该集合了。”

严林起身，狙击教学助理田小牛少尉跑步上去吹哨子：“集合！”

集训队员们立即利索地退膛，提着狙击步枪起身跑步集合。

林锐看着眼前的小方阵：“感觉怎么样？”

队员们都不说话。

孙守江：“报告！”

林锐：“讲。”

孙守江大声说：“感觉很枯燥。我以为狙击手集训队的训练内容，会跟我们部队的不一样。没想到，都一样。”

林锐点点头：“嗯，你说了实话——不过我问的不是你们今天上午跟那儿浪费子

弹的感觉，是问你们——对比的感觉。”

大家都一愣。

“什么对比？”林锐笑笑，“就是杀敌和打靶的对比，我以为你们经历过那次开门红，好歹也得长点记性。今天上午能跟那儿自己琢磨一下，没想到一个个都跟那儿休养呢。听着！给你们争取到参加实战的机会，就是告诉你们——狙击手，打靶的目的不是表演，是杀敌！”

大家都一震。

林锐的笑容消失了：“本来这次行动用不着我们出面，是边防武警的活儿。为什么我们要死皮赖脸争取来？为了让你们都尝尝子弹打着活人的滋味！你们是全军特种部队的骨干狙击手，枪法练得再好，干吗用？我常常听兄弟部队的人开玩笑——说是现在你们特种部队有两大功能。”

大家都看他。

“哪两大功能？——第一，自己锻炼；第二，给领导看！”

林锐厉声说：“我的回答是——不对！特种部队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杀敌！有的同志说了，现在不是和平年代吗？我忠告你们各位，在这儿别跟我扯什么和平年代的淡！作为一个军人，一口一个和平年代，是他妈的军人的耻辱！所以我要让你们一进集训队，就先尝尝战斗的滋味！以前有人告我，说我拿兄弟部队参加集训的队员生命开玩笑——废话，怕战死你还当什么兵啊？”

这批本来心里乱七八糟的骨干们全明白了，都看着这个年轻上尉。

林锐淡淡一笑：“当然，作为特种兵，战死也不是光彩的。特种兵要能在任何情况下活着，继续战斗！只要有一口气在，敌人就别想睡好觉！狙击手更是如此！——你们现在算得上是神枪手，但是是特种部队的狙击手吗？——送你们俩字，垃圾。看你们昨天战斗的熊样子，一个个都跟被拍晕了的老鼠似的。怕什么？你们都是特种部队的尖兵，这是你们的本行工作！腿软手酸的，能当狙击手吗？——告诉我答案。”

“不能……”有气无力。

林锐怒吼：“我要答案！”

“不能——”

“这还差不多，有点骨干的意思了。”林锐把望远镜丢给严林，“他是你们的严林副队长，也是狙击专业教员。昨天他刚刚从国外讲学回来，没赶上战斗。今天开始，他教你们狙击战略和战术。”

严林挎好望远镜，敬礼。

大家注视个子不高的严林。

严林笑笑：“我没更多可说的，你们的训练由我来安排。今天下午，你们是观摩，

没那么累。都好好收拾收拾——记住，穿迷彩服，不戴军衔臂章。”

大家都蒙了。

“出去观摩，所以你们都不能暴露身份。”严林笑道，说得很轻松。“去吧，午休以后，到楼下集合上车。不许带相机，只能带眼睛，当然——嘴巴也不许带。解散。”

大家都有点蒙。

孙守江斗胆问了一句：“副队长，我们去哪儿观摩啊？”

“啊？去地方，公安和武警有个大活动，这也是我们争取来的。别好奇了，下午你们就知道了。”严林笑笑，转身走向那几个兵。“来来来，我们继续玩牌。”

“这都给我们安排的什么训练啊？”蔡晓春有点纳闷儿，“先是莫名其妙地打一仗，然后是跟新兵似的卧姿射击，接着要出去观摩公安和武警活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韩光舔舔嘴唇，没说话。

孙守江苦笑：“去观摩警察大练兵吧？我高中同学是警察，现在全国警察都忙这个大练兵。”

“警察的大练兵有什么好看的？”蔡晓春抱怨，“真拿我们当新兵蛋子了。”

韩光好像意识到什么，还是没说。

“排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蔡晓春说，“你倒是分析分析啊？”

韩光看看他俩，又看看打牌的严林：“我希望我猜错了……”

“那你倒是说啊？”蔡晓春问。

“总不能是让我们去学习特警的狙击手训练吧？”孙守江也纳闷儿，“我们部队驻地的公安特警狙击手还是我带的呢？”

韩光苦笑一下：“我说了，希望我猜错了……”

3

韩光到最后都没有说自己猜的答案，蔡晓春问了几次未果，觉得他故弄玄虚，吃完饭自己就午休了。没几秒钟，蔡晓春踏实的呼噜声就从韩光上铺传来。

孙守江睡不着，他觉得韩光肯定猜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不想说。这种感觉让他饭也吃得不怎么香，虽然中午食堂做的是他最爱吃的红烧肘子，还一人来了一碗豆腐脑。夏天的热带丛林山地，午饭居然有北方的豆腐脑吃，这让很多来自北方的集训队员在感叹南方人跟自己思维不一样之外，一口气吃掉了红红白白的豆腐脑。孙守江注意到韩光没有吃豆腐脑，别人问他，他说自己吃不习惯，就送给别的

队员了。

红烧肘子他也没怎么吃，只是挑了点蔬菜。在特种部队，吃素的兵基本是绝种的。蔡晓春的饭量大，就直接嘿嘿一笑把排长的红烧肘子端走吃掉。孙守江本来不是这么磨叽的兵，可看着韩光在想心事，自己也觉得心神不定。

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韩光的忧郁眼神里面有东西。他佩服这个不好说话的韩光，不光因为他的枪法确实好，还因为他的沉稳冷峻。这在习惯咋呼的年轻军人里面是不多见的。孙守江是部队子弟，父亲就是部队干部，他记得父亲偶尔跟探亲的他提起手下的干部，总是会说一句：“内敛之人，必成大器。”

孙守江记得这句话是因为老爹一再告诫他要改掉中学时代咋咋呼呼的坏毛病，他心里不服气——内敛怎么跟士兵打成一片？自己是排长了，要有自己的带兵方法。何况现在的兵脑子都活，自己不打成一片还不被兵给玩儿了？

但是在他注意到韩光的眼神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或许错了。

一个不爱说话的排长，未必得不到士兵的尊重。孙守江是从战士提干的，所以他了解战士的思维。韩光的眼神里面一直有一种东西，让人敬畏。虽然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少尉，但是每次看见韩光，他总觉得自愧不如。他明白，这种眼神虽然不会让士兵们主动去接近他，但是跟着他去出生入死你会觉得踏实。

因为，他的眼神从不游离，带着一种坚毅，和一丝看不懂的冷峻。

韩光躺在床上一直在想着心事，安静得像个计时器。倒是对头的孙守江不断辗转反侧，终于耐不住了，起身对盯着上铺床板发呆的韩光问：“老韩，你到底猜到什么了？”

韩光眨眨巴眼，想想：“我现在只是希望我是错的。”

“对错你也跟我说一声啊？”孙守江问，“你闷在心里不难受啊？”

韩光笑笑：“不难受，挺有意思的。”

“八锥子扎不出来你一个屁来！”孙守江盘腿坐在床上很无奈。

“别问了，越晚知道越好。”韩光突然冒出来一句。

孙守江一愣：“什么意思？”

“真的，越晚知道越好。”韩光的语音很诚恳，“你像我，猜到了，还不知道对不对——我就睡不着了，我心里不踏实。”

孙守江很意外：“你也有不踏实的时候？”

“是人都有恐惧心理，我也一样。”韩光的声音很飘，“只是我不表现出来罢了。别问了，相信我。”

孙守江看看还在发呆的韩光，又看看周围吃饱喝足的队友们都在睡觉，郁闷得恨不得撞墙：“你这不诚心的吗？我哪儿还睡得着啊？你想什么呢？”

韩光笑笑：“我在想，小时候躺在老家的房顶看星星。那些星星，都很亮。我就是那个时候，跟奶奶学会认星星辨方向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用这个辨别方向，我信不过所有的仪器……”

“我都快被你憋死了，你跟那儿看星星？”孙守江哭笑不得。

哨子响起来，田小牛在外面喊：“狙击手集训队的，集合了！”

大家一下子就起身，飞速穿迷彩服军靴往外跑，都光着头。按照严林的吩咐，都把军衔臂章摘了，所以帽子也没办法戴了。大家跑出去在楼前站队，孙守江是今天的值班员，按照条例很标准地跟严林汇报。严林和田小牛也穿着没有军衔臂章的迷彩服，光脑袋，大家今天都是平级待遇。

严林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地一笑：“走吧，上车——不要喊番号了，别的单位还在午休。”

大家就悄没声地跟着田小牛往大轿车那走。

蔡晓春就纳闷儿：“哎？怎么不是军车啊？”

大家仔细一看，果然不是军队牌照，是地方牌照。严林就对着他笑，还是不紧不慢：“啊，说过了，这是为了保密。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这个机会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警方提出的前提就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去观摩了。”

韩光始终没说话，跟着大家一起上了车。大轿车开了，韩光的眼神更加忧郁，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一切。孙守江在前排回头：“到底你想到什么了？说啊？”

韩光看看他，没说话。

孙守江叹息：“唉，不说我也不问了，马上就知道谜底了。”

大轿车拉着三十多个集训队员出了部队大门，径直开上高速公路，开往省城的方向。大家都是议论纷纷，严林总是笑而不答。韩光则还是一言不发，只是眼神有了一丝以往从未出现的焦虑。

蔡晓春纳闷儿：“你到底咋了，排长？想什么呢？从未见你这样过？”

韩光看着他，无声叹息：“我们没有选择。”

蔡晓春：“什么？”

韩光：“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

蔡晓春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凉得吓人：“你怎么了？！”

韩光淡淡一笑，却很苦涩：“我们都会变成冷血动物。”

孙守江看着窗外，已经接近市区。公路多了一些巡逻的警车。还有武警在交通要道跟交警一起把守，武警还是荷枪实弹的。他本能抬头看楼顶，居然发现了分布严密的武警狙击手。他很纳闷儿：“怎么了？出事了？”

严林还是那样淡淡一笑，不紧不慢：“我告诉过你们了，是大活动。”

随着车进入市区，警察越来越多，而且今天都是戴着钢盔腰里带家伙，甚至胸前还挎着长枪。都是戴着白手套，神色严肃，站得笔直跟钉子一样。武警这样不稀奇，公安也个顶个儿都是站得笔直确实少见。

“我们去体育场，还是直接去目的地？”田小牛回头问。

“去目的地，体育场开会有啥好看的？”严林说。

司机就开车，径直穿越整个城区。大家都看着外面的戒备森严，都感觉到一种无穷的压力。部队与世隔绝，他们是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的，谁也没心情看当地的报纸。虽然三天前的日报就登出了今天的大活动，而且是系列报道，但是谁有时间和心情去看报纸啊？

韩光长出一口气，苦笑。

孙守江是城市参军的，他看着外面的阵势逐渐意识到了什么。他的脸开始变白，回头看韩光。

韩光只是点点头，孙守江一下子觉得胃口开始反了。

4

持枪武警仔细查看了严林手里的介绍信，核对了一下人头，把介绍信还给严林下车了。他挥挥手，大轿车继续往前开。这里已经是城市的北郊山区，山路上还是一样的戒备严密，很多队员还在议论到底是什么规格的汇报演习。严林只是笑而不答，大家就觉得更神秘了。有的就煞有介事地推测是不是中央头几号首长要出席？要不干吗不让带相机，只能带眼睛？大家就笑，有的就说军委主席来了最好，咱们问问什么时候去解放台湾啊。

大家哄笑。

孙守江却根本笑不出来了，只是觉得心虚得厉害，胃口在反。他压抑着自己，千万别吐出来！

韩光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眼神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他从小就内向，喜怒不形于色。极强的自我控制力，让他可以在旅程当中彻底压抑住自己剧烈的心理活动。他开始数天上的星星，虽然现在白天，但是他想着的是躺在奶奶怀里的幸福夜晚。那时候的农村，星星很亮……

蔡晓春不安分，走到车前越过田小牛的肩膀往外看。

“哎呀——”

蔡晓春的惊呼让这些精悍的特种兵们瞬间做出了本能的职业反应，不少人伸手

到腰里摸枪。

蔡晓春回头，脸白了，额头开始冒汗。

严林只是淡淡的一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大家都起来，往前面看，于是脸都白了。

孙守江没看，他已经知道答案。

韩光更没看，他早就不需要看。

蔡晓春看着目瞪口呆的队员们，说出俩字：

“刑场……”

5

今天是省城大出红差的日子，严林说得没错，确实是公安和武警的联合大活动，而且也是空前的联合大行动。由于执行枪决的人犯当中有在境内抓获的跨国黑社会组织头目，有线报说黑社会出重金请了境外的雇佣兵，准备救他出去，所以警方真的是如临大敌，出动了比平时行刑多两倍的警力。

严林带着自己的集训队队员在一个山坡前站着，武警在他们身后已经排开了警戒线。没有围观群众，没有媒体记者，只有公安和武警自己的摄影摄像在忙活着，准备留下资料。法医在警戒线外面等待，然后就是准备运尸体的几辆救护车。

严林还是不紧不慢，面对自己的队员：“你们面前五米的白线，就是枪击行刑手的位置。所以你们会很清楚看见子弹击中死囚后脑的场景。我的要求是——不许闭眼，不许叫喊，只能默默地看。”

队员们一片肃穆。

韩光的眼在注视着群山绿水，突然说了一句：“风景真美，谁能想到，这里是人的生命的终点……”

孙守江苦笑，想说话但是胃在反，还是算了，咬紧牙关。

其余的队员表情各异，但是显然都被现场的肃杀气氛震撼了。呼吸都变得很急促，很多队员额头都在冒汗。而蔡晓春则有着一丝兴奋，他压低声音：“我还真没这么近见过爆人头，这次集训还真的长见识了。”

这话不仅队员们听见了，严林也听见了。他的眼唰地盯着蔡晓春，跟以往的皮笑肉不笑相比非常严肃，甚至是严厉。蔡晓春满不在乎地笑笑：“严教，放心，我不会眨眼的。”

严林看了他半天，没吭声，挪开了自己的眼。